



诗意稻花香

□童鸿杰

“村里又要种水稻了！国家统一种植，还给我们补钱。”苍天为证，电话那头的父亲绝对洋溢着久违的喜悦。

这份喜悦也瞬间感染了我。种水稻来稻花香，稻花香里有丰年。曾几何时，每一个暑假，我都在跟稻打交道。那时候没有机械化耕种，浇水、施肥、拔草、收割、分拣、晾晒，俱是“汗滴禾下土，粒粒皆辛苦”。

饱满的稻谷压弯了每一株稻秆，弯腰的稻秆又多么适合紧握，适合收割。顺着稻子“敬礼”的方向，用手一拢，另一只手把镰刀压低，轻轻从根处划过，稻子的一生就到了我们的手上。

稻子弯着腰送上它饱满的一生，我们的祖祖辈辈也弯着腰虔诚地接受。一个割过稻子的人，才知道一根稻子弯着腰所承受的风霜也会来到人的腰背上。我是弯着腰在稻田里割过稻子的人。我懂得那种腰酸背痛、眼冒金星、汗流浹背的滋味，知道那种站在田埂上，风吹过来人就想要绵软倒下的疲惫。那是真正的劳动。

稻，一开始是秧苗。它存在的意义，好像都是为了有一天稻草与谷粒的告别。

喜欢稻草。那时候，父亲一说“扎稻草”，我们姐弟就开始把一些散落的稻草拢起，抽出其中一束从上头把它们缠上。看着一捆捆稻草鳞次栉比地立了起来，我顿时觉得成了说书人口中统领千军万马的武将。尽管十来岁的我扎出来的“士兵”有点瘦弱，但也不妨碍阳光围着它们打转。秋天的阳光啊，可以照出闪亮的生命，那生命干净明亮，带着高远辽阔，带着爽朗清香。

夜晚也有稻草的记忆。有一次农忙结束，父亲吃完晚饭发现外套遗落在了田间，让我去取。回来的时候，遇到隔壁文通大哥拉了一车稻草，我便搭车回来。那一晚，我躺在柔软的稻草上面，晃悠悠晃悠悠，感觉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都

掉进了我的眼眸，银河、宇宙，天马行空的想象四处游走。

稻草是什么时候消失的？十几年前，因为父母渐渐老迈，我家的稻田都租给了花木种植大户。有一回，儿子需要做一个稻草人，我就和父亲打了电话，结果他说全村早就没人种水稻了。我不信，开着车去找，果真无功而返，只有记忆中稻草的香味让胸口隐隐作痛。

如今做稻草人，已不兴自己做了。网上有专门的全套定制，样子精致极了，还有一顶草帽。只是我分不清这戴草帽的稻草人是真正的将军，还是一个傀儡。

也爱稻谷。每一颗稻谷都可能包含辛劳，包含希望，包含新生。它是一个农民生活的缩影，它可以改变一个人，甚至一个家族的命运。

每一个农村的孩子都应该热爱稻谷。这种爱，那些朝九晚五带上面具画上浓妆的人一定不懂。除非他也见过绿皮火车开过破晓，见过又软又白的草垛散发微光；见过风到田间，露水消失山野，萤火虫吸引着一群孩子跑过一村又一村。

那时候，年年期盼丰收。喜欢在丰收之后，看母亲在竹编的席上挑选种子的模样。有些稻谷必须要经过母亲的手回来的。这些被恩宠的稻种，代表它们的同类，带着它们的使命，重新回到土地上，开始新一轮的生长繁衍。同样，在我们家贫瘠的三角地上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也重新铺开。

稻子多了不起啊！它们历经万水千山，熬过病患虫害，从隆隆的炮声中，从饥饿的呼喊中，从遥远的过去顽强地存活下来。

那些稻子也连着现在，一代代稻种，把它们从远古承接下来的沧桑和日积月累的记忆传给我的爷爷、我的父亲，传给了我，传给每一位经过日晒雨淋、筋骨洗礼的劳动者。

当然，那些稻子也会把它们身上的生长密码投向广袤的未来。今天，我的孩子正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就读植物保护专业。不远的将来，他们这一辈年轻人一定会在稻田里加入天文与地理、纯真和亲密，加入他们崭新的能量和努力。这样，这些可爱的稻子，必将诗意地栖居于种类繁衍的谱系中，摇曳在锦绣壮丽的山河里，长存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。

秋来欢喜事 菽粟有新储

□崔海波

黄豆鲜嫩的时候，绿色的豆荚外面有一层密密的细毛，叫毛豆，里面的豆粒是绿色的。等到老了，豆荚变黄，豆粒也变黄，这时才叫黄豆。黄豆可以种很多批次，第一批在惊蛰前后就播种了，二十多天后，秧苗从苗床移栽到大田里，农历四月就可以收摘了，叫四月黄。依次类推，还有五月黄六月黄……十月黄。父亲说，八月黄和九月黄的生长期，日照最长，产量最高，品质最好，磨豆腐豆浆的话，出浆率最高。不过我们种黄豆最晚一批是八月黄，因为寒露前后，贝母要下种了，这之前所有的夏令作物都要收摘完毕，田地整理干净。

国庆节期间，八月黄的叶片、秆子、豆荚已经枯黄，可以收摘了。以前我们家黄豆种得多，父亲习惯于将黄豆整株拔起后，扎成一把一把的，用手拉车运回家，晾在屋檐下的横杆上，任其风干。那段日子，每天都有渐渐失去水分的豆荚爆裂，“噼”的一声，弹出几粒黄豆，有时候正好打到我的头上，然后掉落到地上，不远处的公鸡母鸡们闻声猛冲过来，抢食不可多得的美味。几天以后，父亲把横杆上的黄豆把子（扎成一把一把的黄豆秆）取下来，我们早已在门口的太阳底下放了几根长凳，凳子上面搁一面晒箕，黄豆把子搁到晒箕上，像一座黄山，然后用洗衣服的棒槌不停地敲敲打打。棍棒底下出效率，那豆荚本来就干得快快要爆裂了，稍稍给点外力，立马都“哗啦啦”地开口了，有的豆子弹跳到晒箕外面，我抢在公鸡母鸡之前将豆粒拣回来。

新鲜毛豆加一勺水、半根羊尾笋，烧开后就是非常鲜美的毛豆汤，但是当毛豆老成黄豆，单纯煮汤就不好吃了。奇怪的是味道不咋地的“黄豆汤”，其知名度却比毛豆汤要高得多，因为宁波人常常把那些自吹自擂、夸夸其谈的人称为“黄豆汤”，这实在有点莫名其妙。

黄豆炖猪蹄是高档菜，我们小时候，一般只有在正月里走亲戚或者参加红白喜事时才能吃到。黄豆做的豆腐则是家常菜，做豆腐是技术活，我父母不会做，母亲就拿黄豆到豆腐店里去换豆腐和豆渣。前几天我问她，一斤黄豆能换多少豆腐，母亲说记不得了，只说豆渣可以喂猪。黄豆发豆芽卖钱，能提升附加值。暑假里，我们用木桶发豆芽，大概一星期就可以拿到菜场上去卖了。那时候没有电子秤，大家都用杆秤，所以首先要学会看秤花，然后快速心算。生活是最好的老师，卖豆芽培养了我的速算能力，但现在这一技能已经衰退，连最简单的加减乘除也要借助计算器。黄豆用盐炒一炒是我们的零食，刚炒好的黄豆香喷喷很好吃，一旦还潮就不好吃了，磕牙。那年我去外地读书，母亲炒了很多黄豆、花生、年糕片叫我带去分给同学，到了学校后发现同学都和我一样来自农村，大家带的零食差不多，于是就算了，各吃各的。

这些年父亲老了，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，虽然每样蔬菜都种，但量少了。国庆长假期间，我和父亲一起去收黄豆，他说要像以前那样把黄豆整株拔起后扎成一把一把的挑回家，我建议将豆荚摘下来，秆子还田，这样可以减轻负担。他说摘豆子很费时，我说很快的。说罢，我拔起一株黄豆，三下两下摘掉叶子，然后像撸串一样，将豆荚撸下来，不到十秒钟就撸完一株。撸毛豆毕竟是糙活，我又没戴手套，一手撸下去手心有点痛，但还是能承受，等全部黄豆撸完，我看看双手，还好，皮肤红红的，有点灼痛，但没有擦破。边上一个正在种菜的村民见我如此娴熟地撸黄豆，很是惊讶，连声说：“落手介快！”我暗自得意，心想着，要是我当年读书偷点懒，留在村子里，凭这麻利的身手，很可能就是个种植女能手。

我们把撸下来的黄豆荚装了两袋，估计也就十几斤，父亲用耙挑回家，轻装上路，不会累着了。